



丁 力 著

诗歌创作与欣赏

陕西人民出版社

诗歌创作与欣赏

丁 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诗歌创作与欣赏

丁 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4 字数 230,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1.30元

目 次

第一编 和里诗话

学诗零感·····	(3)
诗的题材要多样化·····	(5)
诗贵创造·····	(8)
诗以意为主·····	(9)
诗言志·····	(11)
形式·内容·时代精神·····	(13)
诗的战斗性·····	(15)
新、真、深、精·····	(18)
多和少·····	(20)
长和短·····	(21)
诗不能“切忌议论”·····	(23)
抒情诗中的“我”·····	(25)
关于叙事诗·····	(30)
关于咏物诗·····	(33)
关于散文诗·····	(38)
诗与传统·····	(40)
旧句翻新·····	(43)
夸张与说大话·····	(45)

题与序·····	(48)
《戏作》题议·····	(50)
——答桂凡炬同志	
观察事物要细致准确·····	(52)
字句不宜颠倒·····	(55)
谈谈学习写诗·····	(57)
“写诗迷”好不好? ·····	(63)
“玉龙三百万” ·····	(66)
关于共工这个典故的不同用法·····	(67)
解决了《木兰辞》的疑难问题·····	(70)
关于“一字师”答复《诗刊》的一封信·····	(71)
对《我国历代诗歌之最》的修正与补充·····	(73)
对《改编全唐诗草案》的补充意见·····	(75)
谈谈对古典诗歌的欣赏·····	(77)

第二编 和里诗评

评铁依甫江的《和平之歌》·····	(85)
喜读刘章的诗·····	(91)
评孙友田的《煤海短歌》·····	(96)
谈阮章竞的叙事诗·····	(102)
读长诗《李大钊》·····	(118)
不平凡的《嘎拉玛朝》·····	(122)
《回延安》是充满感情的好诗·····	(127)
新的气派，新的风格·····	(132)
——读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	
评戚积广的《春光明媚》·····	(136)

要用大秤称·····	(140)
——读黄声笑的《雷锋精神万年春》	
读陆槩的《重返杨柳村》·····	(143)
唱出了公社的春天·····	(146)
——读管用和的《麦箫曲》	
生活·激情·技巧·····	(149)
——读李松涛的《第一缕炊烟》	
读陈玉坤一本诗稿的复信·····	(153)
略论蒋光慈的诗·····	(156)
我对殷夫《母亲》的一点看法·····	(164)
鲜血写成的诗篇·····	(166)
——读《革命烈士诗抄》	
读古诗随感·····	(170)
读屈原作品札记·····	(175)
“白发三千丈”新解·····	(179)
读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182)
白居易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	(185)
聂夷中和他的诗·····	(188)
晚唐的讽刺诗·····	(200)
托物寄兴·····	(208)
三首咏菊诗·····	(211)
同咏一物，两种思想·····	(213)
无名氏的《醉太平》·····	(214)
珠帘秀的《答疏斋》·····	(215)
马致远的《天净沙》·····	(216)

姚燹的《寄征衣》	(219)
伯颜言的什么志?	(220)
施耐庵的两首诗	(221)
王冕的《墨梅》	(225)
于谦的《石灰吟》	(227)
《电诗》是否李闯王所作?	(228)

第三编 诗歌问题探讨

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	(233)
新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	(252)
——一九五三年在作协“诗的形式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诗，必须到群众中去!	(261)
诗风杂谈	(265)
民歌与民歌体	(268)
也谈新诗的道路问题	(271)
——在《人民日报》诗歌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以旧诗为主体还是以新诗为主体?	(281)
新诗与旧诗	(284)
重温郭小川的《诗要四化》所想到的	(286)
古怪诗论质疑	(292)
古怪诗论琐议	(297)
新诗发展管见	(314)
新诗探索到哪里去	(318)
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	(320)
解放体诗值得探索	(329)
诗的告白	(334)

第一编

和里诗话

学 诗 零 感

诗歌是人民的声音，或是代表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声音。但它是通过诗人的切身感受来体现的。

社会主义时代的诗歌更应如此。

诗歌，永远是人民的播音机，而我们要它播的是先进的思想，革命的思想。

诗歌，永远是时代的号角，它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面貌。而这些，需要通过诗人的真情实感来抒发。

没有时代气息或社会意义的诗歌，往往是没有生命力的。

诗，既有歌颂，也有讽刺。《诗经》如此，屈原又何尝不然？他的诗忧国忧民，怨怼满腹，但也还是有《桔颂》的。古代如此，今天又何尝不然？马雅可夫斯基的颂歌很多，但也有《开会迷》一类的讽刺诗。

短诗，不一定要直接写了矛盾，才算叫反映了矛盾。它歌颂或讽刺了一件事，等于反映了矛盾的一面。愈是歌颂正面的东西，等于反对了反面的东西；愈是讽刺了反面的东西，等于拥护了正面的东西。

诗人是战士，共产主义的战士。他斗争的武器，就是诗歌。

诗是抒情的，就是叙事诗，也需要抒情。

当然，要抒的情不只是诗人之情，也是人民之情，社会主义之情。诗人之情，与人民之情、社会主义之情，是相通的，是一致的。

作诗最好使大多数人都能看懂，这是诗人应尽的义务。连知识分子都看不懂的诗，决不能认为是好诗。

诗是为人民作的，为人民唱的。诗只是为少数人所专有的时代，已经过去。

诗要有血，有肉，有灵魂，还要有骨头。

诗要美，要新，要自然。

诗没有永远不变的形式。

形式可以常变化，犹之穿衣服，不会老穿某一样；犹之吃东西，不会老吃某一样。

诗最好有格律，但不宜太严。

格律是多种多样的，新的内容，需要创造新的格律。

1953——1959年

诗的题材要多样化

一般说来，我们诗歌的题材还不够宽广，还不够多样化，特别是解放初期，有的同志狭隘的理解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以为工农兵只爱看自己的生产和战斗活动。如果有人写了爱情诗，就会有人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如果有人写了风景诗，也会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因此，有的人不敢写，即使写了，刊物也不大发表。

其实，无产阶级也是有爱情生活的，也是喜欢欣赏风景的，问题看你是用怎样的思想感情去写，不能不加辨别地一律称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我国历代大诗人写爱情和风景的诗多极了，民间诗歌中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排斥这两种题材呢？难道写了这类题材，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吗？

当然，主要的题材是放在今天工农兵沸腾的斗争生活方面，这是诗人首先应该写的，而且应该多写的；但爱情和风景也不是不可以写。爱情是人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写得好，同样可以反映出时代的特色，可以树立新的恋爱观、反对封建残余和歌颂新的幸福生活；风景，劳动人民也是喜爱的，许多山水名胜地区不是都修建得很美吗？许多城市不是都有大大小小的公园吗？难道这些不是劳动人民的游憩之所？何况歌颂祖国山河的壮丽、风景的优美和变化，也可以表达出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

是的，近年来写爱情诗和风景诗的人多起来了，这说明这

种情况在改变。爱情诗写得比较好的我认为是闻捷。用新的思想感情写的《吐鲁番情歌》等篇，是反映了新时代精神的，旧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爱情生活。

目前虽说有人写爱情诗了，但形成了一个“框子”，不是男的是英雄，就是女的是模范，胸前不是挂的奖章，就是挂的红花，谈情的地点不是在公园，就是在树后，不是脸一红，就是辫子一甩。为什么老是这个套套呢？这说明我们的诗人还不敢写爱情的各方面，怕被扣上“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顶帽子，于是在诗中总想和英雄、模范或奖章、红花联在一起，表明他写的是无产阶级的爱情。这种顾虑，与解放初期某些人对爱情诗简单化的看法不无关系。工人阶级也不是人人都有奖章和红花挂的，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其他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又何尝不可以写！

目前虽说有人写风景诗了，但也形成了一个“框子”，当写某个地方变化时，总不外乎过去怎样荒凉，现在怎样热闹，再加上一个：将来这里会使用拖拉机或建立水力发电站一类的尾巴。以为这样，就是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了，不怕人说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了。其实，这种顾虑也是多余的。写风景也应该多种多样，不要千篇一律。祖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和新的建筑，都是可以写的。听说有位国际友人游览杭州西湖时，曾感慨地问：“你们西湖这样美，为什么不见你们的诗人歌颂它？”同行的中国人告诉他说：“歌颂西湖的诗，我国古代多得很，现在没有。”的确是如此。为什么今天的诗人不歌颂西湖呢？今天的人民，不是也很爱美丽的西湖吗？

我谈到爱情诗和风景诗的问题，也许有人以为我会忽视其他重要的题材。不是的，相反，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政治诗太少

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在诗中很少反映，关于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的诗几乎没有看到，关于工业建设的长诗也并不茂盛，保卫世界和平的诗，像石方禹那样的《和平的最强音》没有几首，对国际敌人的讽刺诗，前几年写过一些，现在也少了。

写劳动知识分子的诗也不多，例如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工程师、科学家……就很少看到有诗反映他们。写银行工作人员、国营商业人员的诗，又有几首呢？

写店员、理发师和各行业的小手工业者的诗也太少了。

写人民海军和空军的诗也少见。

我国古典诗歌中怀古、咏物的诗很多，这类题材也不见有什么人写了。写送别，寄友，因为写你熟悉的朋友和同志，你了解他，容易写得深刻而富有感情，也会起到鼓舞大家的作用。主要是看你用什么思想感情来写，看你诗中有无进步的思想性。其实，同志间或诗人间的互相赠答，也可以写出有意义的诗来的，李白和杜甫，白居易和元稹，他们互相赠答的诗很多，而且很多是名篇，至今还流传在我们口头。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写新的和革命的友情呢？咏怀古迹也是可以写的，最近方纪同志在入川途中写的《巫山》、《过屈原祠》、《过香溪》等等，不是很好吗？咏物诗也可以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诗》中的《小吉普车》、《手榴弹》、《米袋》、《小勺儿》、《小烟袋》等，就是今天很好的咏物诗。我们的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写呢？寓言诗、哲理诗和只有几行的抒情小诗也不多见。

总之，在诗歌的题材方面，还有许多应该写的而没有人写，还有许多冷门需要打开。

让诗歌的领域能够丰富多采吧！

1956年11月

诗 贵 创 造

诗贵创造。有创造，才有发展，才有生命力。

若一味摹拟古人，因袭前代，此乃诗的末路。历代这样作的诗人，有哪个留下了几首好诗？

《诗人玉屑》录宋子京笔记：“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苕溪渔隐曰：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

叶燮《诗原》：“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若徒以效颦效步为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诗亡，而法亦且亡矣。”

这两段话，都是强调创造的重要性，反对因袭、模仿。值得我们重视。

但创造与继承传统并不矛盾，它是继承了传统，同时又发展了传统的。

有继承，必有突破；有突破，必有创造。

注意创造，还可以防止公式化，概念化。

1961年1月

诗以意为主

刘敏《中山诗话》云：“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

这就是主张：写诗要有倾向性，要有明确的主题思想，文词居于次要的地位，它是为表达主题思想而服务的。

例如安徽的一首新民歌：“久不见娘心想娘，回家见娘也平常。睡到半夜心又急，明日社里要挑塘。”深刻地反映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女儿回娘家的心里状态，由不见娘、想娘，到回家见娘，见了娘又急着想走，因为明日社里要挑塘，怕耽误了工夫。这就是新的思想感情克服了旧的思想感情，以集体利益为重。诗中没有警句、奇句、豪句；但由于表达出“意深义高”，所以我们认为这首诗是好的，是美的。

相反，如果言之无物，或者思想内容贫乏、空洞，只是在文词上讲究华丽，堆砌词藻，就会失之绮靡，华而不实。表面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并不美。如果思想内容不好，不独不美，而且很脏。正象湖北一首新民歌所说：“头发梳得光，脸上搽得香，只因不生产，人人说她脏。”这虽说是讽刺懒女人的，但借来讽刺那种思想内容不好而专讲究文词华丽的诗，我看，也很适宜。

吴可《藏海诗话》云：“凡装点者好在外，初读之似好，再三读之则无味，要当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则中边皆甜

也。装点者外腴而中枯故也。”

我们并不一概反对华丽，华丽也是诗的一种风格，但它只有服从了主题的需要，才能有用。不然，我倒同意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所主张的：“宁朴无华”。

“以意为主，文词次之”的批评标准，虽没有明确强调是什么阶级的意，但这种观点是唯物的，是现实主义的；它在我国诗歌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它是与复古主义、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倾向相对立的。

1961年1月